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

襄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蠆公羊作囆後同向杜注鄭地

左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為楚敗于庸浦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執

莒公子務婁在會不書非卿以其通楚使也莒貳于楚故比年伐魯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行之所在亦設朝位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後皆姓姜又別為允姓瓜州杜注地在燉煌今陝西肅州西五百餘里古燉煌郡地乃祖吾離被苫蓋苫編茅也蓋苫之別名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為剖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會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

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也蠲明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裔逺也胄後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嘷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不内侵亦不外叛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殽之師在僖三十三年晉禦其上戎亢其下亢猶當也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角者當其頭掎者踣其足與晉踣之也踣僵也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

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官猶稱執事也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于會亦無瞢焉瞢悶也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宣子辭焉辭謝使即事于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也不書者戎為晉屬不得特達于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魯使經所以竝書二卿

吴来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吴使舉上客而叔老竝書者以卿行則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為介而忘其亢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魯事可知矣

附録左傳吴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吴子乗之長子將立季札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大子自立事在成公十三年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

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吴兄弟相傳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秦晉兵争止此

左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經所以不稱晉侯

及涇不濟涇杜注水出安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義取深則厲淺則揭言已志在必濟叔向退而

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宫懿子曰懿子北宫括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棫林杜注秦地棨棫林即舊鄭咸林也今為華州屬陜西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已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黶惡偃自專故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左史晉大夫不待棄之歸

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荀偃欒伯吾帥也欒黶下軍帥莊子為佐故曰吾帥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為待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退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于戎路鍼黶之弟二位謂黶將下軍鍼為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士匄子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来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

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于是齊崔杼宋華閲仲江會伐秦仲江宋公孫師之子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宫括不書于向書于伐秦攝也能自整攝從鄭子蟜俱濟涇亦惰秦伯問于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欒黶之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武子欒書黶之父也召公奭聽訟于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在召南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

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于晉而復之為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

此一役見晉悼公命將非人委政以階厲也夫以十三國之卿大夫帥重兵壓秦境而師出無律將各異心勞民無功晉侯待于境上視若贅斿此皆悼公終怠致諸臣之專恣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公羊作衛侯衎

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文子孫林父惠子甯殖皆服而

朝日旰不召旰晏也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不釋冠又不與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戚孫文子邑孫蒯入使蒯文子之子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掌樂大夫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戚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也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師曹樂人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故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作

亂并帑于戚而入見蘧伯玉曰（伯玉蘧瑗）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奸猶犯也）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未知當勝否）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欲速出竟）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三子衛羣公子疑孫子故盟之丘宮杜注近戚地）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子展衛獻公弟）公如鄄（鄄杜注衛地）使子行于孫子（子行羣公子使往請和）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阿澤杜注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鄄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故為公執

之

初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二子追公（二子佗與差）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子魚庾公差）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禮射不求中）射兩軥而還（軥車軛卷者）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臂）子鮮從公（子鮮公母弟鱄）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定姜曰（定姜公適母）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

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衞曰厚成叔魯大夫寡君使瘠厚成叔名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滛發洩其若之何衞人使大叔儀對曰大叔儀衞大夫羣臣不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厚孫成叔語臧

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内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郲齊所滅郲國及其復也以郲糧歸言其貪右宰穀從而逃歸穀衛大夫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說之不獲已耳余狐裘而羔袖狐裘至美也以羔為袖則少惡喻已雖從君出其罪不多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黑背子殤公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聽盟會之命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

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順道理臧孫説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按春秋惟弑君者書某弑其君至君為其下所出衹書出奔而已蓋出之為言不容而見逐之謂言出奔則或君無道或臣彊皆可推其前後事迹而見之矣出奔而名者兩君之辭剽已立而衎不名者剽以公孫為貴卿交諸侯以逐其君而自取之

故絶其兩君之稱也然則叔武攝位而鄭亦不名何也叔武稱子剽稱侯稱子者讓之意也稱侯者篡之實也美惡不嫌同辭

附録左傳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大國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于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罃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裘士魴子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子皆幼未任為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

師曠侍于晉侯師曠

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

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謂大史君舉則書瞽為詩瞽盲者為詩以風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夏書逸書也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于路求歌謠之言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有遒人徇路之

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善師曠能因問盡言

莒人侵我東鄙

莒自滅鄫後七年之閒四侵魯境是蔑晉也溴梁之執蓋有由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在前年子囊師于棠以伐吳棠楚地寰宇記六合古棠邑今六合縣屬江南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

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皋舟吳險阸之道

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不可以師

楚既不得志於北方故構怨于吳傳載是年冬子

囊卒遺言必城郢則吳為楚患迫矣

附錄左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將昏于齊故也定公劉夏之謚曰昔伯

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

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環齊靈公名

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

朕命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閲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獻子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定立剽左傳

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

歸析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聞而借觀之齊人始貳

晉悼用師於鄭衛衎無役不從今為其臣所逐晉當會諸侯納衛君誅孫甯以伸伯討乃聽賊臣立君而為會以定其位悼公之失莫甚於此林父在會以是知其謀定剽也荀偃弑君之賊其右剽也宜矣

附錄左傳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子庚司馬公子午也當代子囊為令尹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

名謂前年謚君為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忠信為周言德行歸于忠信即為萬民所瞻仰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孔氏穎達曰釋例地闕蓋魯城外之近地

左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過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閒閒非

也言獻子友于凡且不隱其實

公嘗如晉晉侯出國而盟公于長樗此霸主所以懷望國也而魯以待向戍戍之亢公之卑為已甚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非卿也天子不親迎使上卿逆公監之乃為合禮

公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

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穀梁傳 過我故志之也

婚姻得禮者常事不書失禮然後書王后天下之母上儀天王昏禮莫大於是而使士往迎是卑其身而輕人倫之本矣故因劉夏之過我而書之以示非禮不書歸與紀季姜異魯不為主也

附録左傳 楚公子午為令尹代子囊公子罷戎為右尹蔿子馮為大司馬子馮叔敖從子公子櫜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

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屈到屈蕩子公子追舒為箴尹追舒莊王子子南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無覬覦以求幸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詩周南行列也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于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為急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鄭尉氏司氏之亂在十年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為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乘百六

十四與師茷師慧樂師也茷慧其名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公孫黑子晳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相師者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産等也言不爲子産早殺三盜侯賂方歸是重淫樂而輕國相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改過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遇杜注魯地

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衛衎在齊而季孫宿會戚以立剽故齊来伐魯於是時三分其民而公室卑弱不足以當敵故救成而不敢進也季孫救台遂入鄆而不忌公親救成則至遇而難前觀宿之彊則知公之所以弱矣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左傳夏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于是乎城成郛

由不能救成故成郛壊此孟氏私邑而叔季帥師城之者三家相黨以備齊為名興大役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為魯患而不可墮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于晉故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為明年會溴梁傳

邾背晉與齊而黨於莒故來伐魯以望國而不競如此則民分於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晉悼賢君也悼没而春秋無霸矣晉自靈成景厲四世不競周嗣服之初慨然思復文公之業經營内外卒成三駕之功楚服其威鄭懷其德抑何盛也然謹於諸侯而縱於大夫工於撫鄭而拙於懐陳明於治楚而暗於治秦君子惜焉而尤失正者

不討衛孫林父甯殖逐君之惡而庇之晉之六卿魯之三家齊之崔慶陳氏視此而縱矣

附錄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西子蟜送葬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

左傳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攻治

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賫玉得富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于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絶之傳言鄭之有謀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晉平初立見諸侯多不協汲汲欲會而速葬其親悖禮甚矣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湨梁杜注湨水出河内軹縣東南至温入河桑

爾雅梁莫大于溴梁溴水名梁隄也今濟源縣西北原山有白澗水即溴水也

左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彪羊舌肸為傅肸叔向也代士渥濁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老子代其父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祁奚去中軍尉為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閒官韓襄無忌子虞丘書為乘馬御代程鄭改服修官烝于曲沃既葬改喪服修官選賢能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于廟今晉將有溴梁之役故速葬而烝警守而下會于溴梁順河東行故曰下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犂比莒子號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

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于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

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旒旗旒贅繫屬之辭以旗旒為喻者言為臣下所執持東西莫能自

主也

穀梁傳　湨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春秋書大夫皆有所繫救徐之役諸侯次匡而遣大夫往則大夫帥師實受諸侯之命也故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已盟而大夫又盟然猶受命盟袁僑也故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湨梁之會諸侯

皆在若大夫受命而盟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而獨書大夫則是大夫自相與盟非諸侯之命矣故不以大夫繫之諸侯著諸侯失政而大夫無諸侯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執以歸始此

諸侯有罪執之以歸而不歸京師已則不臣而以討人非正也故稱晉人而二君不名

齊侯伐我北鄙

齊侯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世子伉禮出會盖有輕諸侯之心晉會溴梁以討貳齊獨不至乃益復伐我三年之間師五至魯暴亦甚矣

夏公至自會

見公出謀齊尚未及返而已見伐於齊也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欲叛楚

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許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會晉荀偃齊子叔老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夷平也言諸侯之卿可以會伯子男于義為平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棫林函氏杜注皆許地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晉師獨進楊梁役在十二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湛阪杜注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水經注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東南流為湛浦即此今葉縣北有昆陽城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不書不告復伐許而還

（許未遷故）

鄭非主兵曷為會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正君臣之分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成左氏作郕今從公羊穀梁）

（左傳）秋齊侯圍郕（郕魯孟氏邑貳晉故伐魯）孟孺子速徼之（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徼要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杜注魯隘道）

去年伐我圍成今春再伐至是又圍成甚之也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左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晉來救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爪牙不修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獻子

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鴻雁詩小雅卒章曰鴻雁于飛哀鳴嗸嗸唯此哲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困嗸嗸然若鴻雁之失所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

書如晉於圍成後著魯不能自彊於政治急則求晉非待敵保邦之策也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一

襄公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牼公羊穀梁作䝞

去年晉執以歸此書卒者葢晉尋釋之不書其歸不告也

宋人伐陳

左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司徒卬陳大夫

（畢宋不設備）

宣十二年宋師伐陳為晉討貳也此年宋人伐陳考之左氏不見二國致釁之由而陳自逃歸後不復與諸侯會其亦以晉命伐之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傳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蒯林父之子）飲馬于重丘（重丘杜注曹邑寰宇記重丘在乘氏縣東北今山東曹縣東北有乘氏故城）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詬之（詬罵也）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

年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買石稷子

取重丘曹人愬于晉為明年晉人執石買傳孫蒯不書非卿

孫蒯犯上之臣越境田獵而遭曹人之辱不内自省乃挾貴卿將重兵以攻其國何義乎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桃公羊作洮杜注弁縣東南有桃虛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高厚上左氏無齊字

左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前年圍郕辟孟孺子秋齊侯伐我

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防臧紇邑師自陽關逆臧孫

至于旅松陽關杜注在泰山鉅平縣東今山東寧陽縣東北有陽關故城旅松杜注近防地魯師畏齊不敢至防之而復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郰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臧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于旅松而復還守防齊師去之失臧紇故齊人獲臧堅臧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以杙抉其傷而死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恵賜不終也夙沙衛奄人故謂之刑臣杙小木也椽屬

齊君臣同来伐魯異道而進分圍二邑類而書之

其恃衆暴寡可見矣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左傳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臣閱之弟皐比閱之子弱侵易之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盧門宋城門合向戌邑後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于吳遂幽其妻幽吳妻也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

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之惡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瘈狗狂狗也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

華臣暴亂宗室國討不加懼而出奔失政刑矣君子違不適仇國陳方仇宋而臣奔焉尤可誅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

魯之四鄙莒伐其東齊伐其北邾伐其南其不振亦甚矣邾之先君以伐魯見執於晉故嗣子叛晉與齊在喪而興師以修怨也此祝柯之會所以復見執與

附錄左傳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晳而居近澤門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而居邑中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扑杖而

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謗

齊晏桓子卒晏嬰父也晏嬰麤縗斬斬不緝之也縗在胸前麤三升布苴絰帶杖菅屨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杖竹杖菅屨草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此禮與士喪禮畧同鬻謂朝一溢米暮一溢米倚廬倚東牆而為之苫編草也王儉云夏枕凷冬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故孫辭畧荅家老

十有八年春白狄来

左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别名

公羊傳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不書朝者不能行朝禮也春秋據事直書因其來

而接之則書來義與介葛盧同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傳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長子

純留杜注二縣皆屬上黨郡純地理志作屯今俱屬山西潞安府爲曹故也前年衛伐曹

穀梁傳稱行人怨接于上也

石買以君命聘晉晉人執之晉知買伐曹之為惡獨不知孫氏逐君之為惡乎假晉欲明天子之禁修方伯之義莫如正孫蒯之惡諸侯服矣今置所先而治所後伯討固若是乎

秋齊師伐我北鄙穀梁作齊侯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傳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弒者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梗陽杜注晉邑在太原晉陽縣南今山西清源縣有梗陽故城皋巫名夢竝見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決意伐齊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雙玉曰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環齊靈公名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

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曾臣猶末臣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守官之臣偃獻子名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杜注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于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今平陰古城在山東盧縣東北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析文子齊大夫子家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

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

晉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杜注在盧縣東北今山東肥城縣西北有孝堂山即齊侯望晉師處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為陳示衆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偽以衣服為人形也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脫不張旗幟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烏烏得空營故樂也邢伯告

中行伯曰刑伯晉大夫邢侯也中行伯獻子有班馬之聲班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鳴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欲守險殖綽郭最曰殖綽郭最齊之勇士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頸也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射兩矢中央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女明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

之（反縛之）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解甲）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固城守者）已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京茲杜注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欒黶死其子盈佐下軍邿杜注平陰西有邿山）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盧齊邑）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萩也雍門齊城門）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閒暇）孟莊子斬其楢以為公琴（莊子孺子速也楢木名）已亥焚雍門及西郭

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申池齊北門池）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門）州綽門于東閭（齊東門）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杜注齊邑今山東即墨縣南有甘棠社即古棠鄉）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大子光也榮齊大夫）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經注濰水出瑯琊箕縣過東武平昌高密淳于

遷都昌入海萁縣在今莒州東武故城今為諸城縣治平昌高密淳于皆在今安丘縣都昌今昌邑縣也沂杜注沂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蓋縣省入沂水縣今屬山東青州府

穀梁傳非圍而曰圍據實伐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焉齊非大國諸侯豈足同圍之與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

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齊背盟主數伐小國諸侯同心圍之故特書同見衆所同惡也或疑韋之戰晉亦為魯衛伐齊而書法各異蓋事有似同實異者韋之戰雖曰為魯衛討其實大夫逞其私憾

耳今茲伐齊則從衆欲而出師以問齊人憑陵與國之罪非為其私此聖人之特筆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穀梁傳　閔之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傳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權）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庚楚令尹公子午）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揚豚邑大夫名宜）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

出師死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不穀即位于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汾杜注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水經注潁水東歷罡丘城南故汾丘城也今襄城縣屬河南于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公孫黑肱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

謀二子子展子西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魚陵杜注魚齒山也在南陽犨縣北鄭地水經注湛水源于魚齒山在今河南汝州東南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將涉潁故于水邉權築小城以為進退之備上棘郡縣志陽翟有上棘城在今河南禹州南旃然杜注旃然水出滎陽成皋縣東入汴水水經注索水出京縣西南嵩渚山即古旃然水也嵩渚山在今河南滎陽縣東南蒍子馮公子格率鋭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胥靡獻于雍梁杜注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右回梅山梅山杜注在滎陽密縣東北今河南鄭州西南有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

宿也涉于魚齒之下杜注魚齒山之下有潰水故言涉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晉大夫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楚之伐閒鄭伯之出也蕭魚以後楚師又加鄭而無功晉悼推誠之效亦見於此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柯公羊作阿祝柯杜注祝柯縣屬濟南郡按禮記武王封黄帝之後于祝即此今山東長清縣豊齊鎮北有故城

左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督揚杜注曰即祝柯也

大毋侵小

會有王臣而盟無王臣則再舉諸侯會盟皆有王臣則不再言諸侯無王臣而再舉諸侯以閒有異事言各有當也

晉人執邾子

左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魯在十七年

邾屢伐魯不畏晉也故又執其君不言以歸舍之也執之舍之不以王命雖當其罪非正也

公至自伐齊

公羊傳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或曰為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即上十一年伐鄭齊世子光在莒子之上

穀梁傳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亳城北之類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會於蕭魚之類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則何為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同與邾圍齊而晉執其君魯取其地與盟後復伐何異此與僖二十九年致圍許異辭何也蓋彼以會出而遂圍許以圍許為勳勞故以圍告此以伐齊出而歸以伐齊告圍乃伐之一事耳皆魯史之舊無他義也

取郱田自漷水漷水杜注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按合鄉漢縣北齊省湖陸即湖陵在今山東魚臺縣東北

左傳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郱魯之界也泗水名取郱田自漷水歸之于我郱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為界故曰取郱田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帥故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于魯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故今以璧馬為鼎之先荀偃癉疽生瘍于頭癉疽惡創濟河及著

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鄭甥荀吳其母鄭女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目開口噤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于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自恨以私待人

公羊傳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為竟也何言乎以漷為竟漷移也魯本與邾以漷為竟漷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

穀梁傳軌辭也軌委曲隨漷水也言取邾田之多其不日惡盟也

僖公取濟西田不言曹成公取汶陽田不言齊魯地也此言取邾田則非魯之舊而恃晉威以彊取明矣自漷水者隨漷水以為界也

季孫宿如晉

左傳季武子如晉拜師謝伐齊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荀偃將中軍賦黍苗黍苗詩小雅喻晉君憂勞魯國如召伯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

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六月亦小雅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傳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欒魴欒氏族為懐子之言故

十四年林父逐衛侯衎奔于齊故獨伐齊林父之惡極矣亦以病晉侯也

附録左傳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

林鐘律名鑄鐘聲應林鐘因以為名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夫之例于三者為下等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于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為城西郛及武城

傳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羊作瑗）

左傳齊侯娶于魯曰顔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大子（顔鬷二姬母姓因以為號懿聲皆謚凡子曰姪）諸子仲子戎子（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立嫡之常）閒諸侯難（閒違也）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徙之東鄙）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

傳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黥刖之刑雖有刑不在朝市謂犯死刑者猶不暴尸

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經書辛卯光定位而後赴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地名以夙沙衛易己謂衛教公易大子衛奔高唐以叛高唐杜注在祝柯縣西北今山東禹城縣北有古高唐城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傳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

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穀梁傳 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除地為墠于墠張帷反命于介介歸告君君命乃還不敢專也

穀齊地還者善辭也春秋之時侵伐四出背殯帥

師冒喪伐人者衆矣而士匄奉命出師聞喪而還於禮得矣穀梁氏謂禮宜墠帷而歸命于介非也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況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詳書所至及還善之也

附錄左傳于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于晉大夫范宣子言于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蟜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涇六月晉侯請于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行葬禮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傳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于灑藍而兼其室灑藍杜注齊地

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于昏也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為國討文

殺高厚者崔杼也然莊公德杼援立之私聽其所為而不問又以晉新行義於齊欲歸罪于高厚以為解則亦公之所欲也故以國殺而不去其官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嘉公羊作喜

左傳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子然子革父士子孔子良父宋子圭嬀皆鄭穆公妾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亞次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鄭僖四年魯襄六年子然卒簡之元年鄭簡元年魯襄八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

子良之室司徒孔即子孔三室如一故及于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子革即鄭丹為楚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凡稱國以殺大夫者國君大臣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故雖殺有罪亦書其官嘉召楚人伐其國則是背畔之臣國人之所同惡使子展子西正名誅之而不利其室則當如殺良霄之例稱人以殺而削其官矣

冬葬齊靈公

附錄左傳齊慶封圍髙唐夙沙衛以髙唐叛故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于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聞師將傳食髙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因其會食二子齊大夫醢衛于軍

城西郛

左傳城西郛懼齊也

郛外城也魯備齊難城其國之西郛則凡西境亦不敢保其儆守益微矣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大隧杜注地闕或曰在今高唐州境）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衛風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叔向曰肸敢不承命魯懼齊而援晉以自固是時政在大夫專相為會故詳志之

城武城武城杜注泰山南武城縣通典費縣有古武城今故城在山東費縣西南

左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附錄左傳衛石共子卒石買悼子不哀買之子石惡孔成子曰是謂蹷其本必不有其宗孔成子衛大夫蹷拔也爲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速公羊作遬後同

左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督揚盟在前年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杜注衛地在頓丘縣南水經注浮水故瀆上承大河于頓丘縣而北出東逕繁陽故城按浮水即澶淵也當在今內黃縣之南開州之西北

左傳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齊之無道諸侯圍之而不服以士匄聞喪還師遂會于澶淵修德來遠信有徵矣經於服異則書同盟此齊成而盟何以不言同同盟云者名生於不

足也乎公祝柯澶淵之盟不言同其悼公之遺烈與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左傳邾人驟至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

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不已甚乎且夏盟而秋伐何以盟為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燮穀梁作濕

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楚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欲自解

燮之欲去楚而之晉也既以追成先志又懼楚役求紓其民皆謀國之合義者國人乃不順而殺之非其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履懼禍出奔自理於楚春秋據事書之或謂貶其不與兄同志曲説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黃公羊穀梁作光後同）

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二慶陳卿恐黃偪奪其政）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之晉蔡司馬公子燮）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先君謂父莊侯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文侯卒在宣十七年）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罪其違衆）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

稱弟罪陳侯及二慶公子黄將出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為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所以惡陳侯

二慶愬陳黄於楚陳侯不能為之辨明而使之出奔是以一國之大不能庇其弟也黄見惡於楚而反奔楚蓋方是時晉霸衰微諸侯畏楚欲隐身於

他國恐楚人以為討而不能庇故赴楚而自理與蔡履同可哀也矣

叔老如齊

左傳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令始復通故曰初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傳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褚師段逆之以受享段宋共公子子石也迎以入國受享禮賦常棣之七章以

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公賦南山有臺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為國光輝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去所辟席

魯自蕭魚後連歲與彊齊邾莒交兵不遑聘問今始平齊遂交鄰國以尋舊好且以結援耳

附錄左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悼子甯喜吾得罪于君悔而

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惡名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二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王廷壁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二

襄公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八年伐齊之師漷水之田

朝聘會同禮有常期襄公以取邾田德晉而於歲首朝正之會親往拜之失禮甚矣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漆閭丘杜注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今山東鄒縣北有漆城即漆鄉也顯閭亭即閭丘

左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于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

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給其賤役從皁至牧凡八等之人其小者衣裳劒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灑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言欲納民于法度必信有諸已前後所行皆可明驗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

念茲在茲夏書大禹謨茲此也謂行此事當念使可施之于此釋茲在茲釋除也謂欲有所治除于人亦當顧己得無亦有之名言茲在茲名此事言此事亦皆當令可施于此允出茲在茲允信也一念信出于此則其徵之事者亦當在此惟帝念功言其責在帝帝念功則功可成也此斷章為義故與尚書本文稍殊將謂由己壹也言非但意念而已當須信己誠至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公羊傳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人臣無專祿以邑叛之道来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

春秋小國大夫多不書其姓氏庶其之書以其接我也以邑出為叛叛而歸魯則據其至魯而言来奔内外異辭也春秋内大惡諱今受叛人直書不諱者公時在晉季孫宿受之也義與公在會未歸而書滅項同漆閭丘不言及大小敵也

附録左傳齊侯使慶佐為大夫慶佐崔杼黨復討公子牙之黨

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族)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于申叔豫(叔豫叔時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繭綿衣)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子南公子追舒為二十二年楚殺追舒傳)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傳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欒黶懷子欒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年欒黶强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幾亡室矣言亂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欒黶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黶責怒鞅而反與鞅寵位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于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

懼害于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證其有此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杜注晉邑在外易逐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黄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十人皆晉大夫盈之黨伯華叔向兄羊舌虎其弟也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于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亾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逸詩言君子優游于衰世以辟害而卒其壽是亦知也欒王鮒見叔向曰樂王鮒晉大夫樂桓

子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室老聞之室老叔向家臣之長曰樂王鮒言于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覺正直也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于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于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馹而見宣

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于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曰聖有謩勳明徵定保書夏書言聖人之謨謀功勳明有效驗可定安邦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謨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廢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言不以一怨妨大德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

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明不為私）初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龍蛇喻奇怪）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閒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難欒盈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于行人曰（王行人）天子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

将逃罪罪重于郊甸謂為郊甸所侵掠曰罪重孫辭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輸力謂輔晉以翼戴天子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亾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将歸死于尉氏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布四體言無所隱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候送迎賓客之官轘轅杜注轘轅關在緱氏縣東南今河南鞏縣西南有轘轅山

凡大夫出奔皆不書逐之之人而以自奔為文者明其自有取奔之道也盈不能防閑其母禍有自矣故不以范匄逐之為文匄之罪易見盈之失難知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楚晉之讎也盈之奔楚欲因楚力以復入此無君之罪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歷家推步之術皆一百七十三日始一交會去交

遠則日食漸少無頻食之理此年及二十四年頻食古今術者不能考知故日食雖天數之常聖人必以為譴異而書之以警人君之怠也

曹伯来朝

左傳冬曹武公来朝始見也

曹伯即位三年此喪畢入見天子時也不朝京師而朝魯曾是以為禮乎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商任杜注地闕

左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氏使諸侯不得受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政存則身安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弑光二十六年衛弑剽傳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四子晉大夫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

氏亦為子用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前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于雞鬬勝而先鳴莊公為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一云爵飲酒器設此以觴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于門中識其枚數事見前十八年其可以與于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言事齊日淺未得效勇耳然二子者譬于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欒氏之出徒以范氏私相忌怨何有於國而平公受其激怒勤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為世戒是時列國無事晉無所發政而亟會諸侯則知傳稱為錮欒氏信不誣也

附錄公羊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時歲在己酉

附錄穀梁 庚子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當歲之首月而公至自會著不朝正於廟也

附錄

左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魯御邑大夫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方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為罰傳言穆叔能用教

夏四月

附錄

左傳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少正

鄭卿官也公孫僑子産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視楚知可去否晉于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

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一)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正)貳于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石盂石臭)湨梁之明年(湨梁在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酒之新熟重者為酎嘗新飲酒為嘗酎)與執燔焉(助祭)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盟)四月又朝以聽事期(聽會期)不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荐仍也)無日不惕豈敢忘

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謂但有徵責之言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附錄左傳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于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受錮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

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為二十五年齊弒其君光傳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子張名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黜官無多受職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

度戒未然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邾子下公羊穀梁有滕子

左傳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為明年齊伐晉傳

晉聞欒盈去楚適齊復為此會意專在於齊也大夫彊擅以范氏惡欒盈而期年之閒再合諸侯晉失伯者之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是以齊莊不服雖

會而陰實保盈明年遂伐晉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傳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子南公子追舒未益禄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起令富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

重刑臣亦不為漏洩君命罪之重王遂殺子南于朝轘觀起于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于朝子子南欲犯命取殯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命移尸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傳識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復使薳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屈建子木有寵于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于人中申叔辟薳

子不欲與語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遂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于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並罪故不敢與子語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遂子惶懼意不在御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以義匡己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追舒寵近小人其及固宜然楚子乃與人之子謀殺其父賊恩害義甚矣故以累上之辭言之

附錄左傳　十二月鄭游眅將如晉（游眅公孫蠆子）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明游眅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子展廢良而立太叔（良游眅子太叔眅弟）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左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禮諸侯絶期故以鄰國責之

杞自桓公以来與晉悼為婚姻國魯禮有加焉故其卒其葬皆得書

夏邾畀我來奔公羊作鼻我

公羊傳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畀我庶其之黨書來奔惡内也鄉受邾叛人邑今又納其叛人故是年冬臧紇奔邾邾亦受之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黄愬二慶于楚楚人名之二慶虎及寅也

二十年二慶譖黄黄奔楚自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黄爲名二慶使慶樂往殺之慶樂二慶

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距君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之族二慶畏誅故不敢自往板隊遂殺築人故役人怒而作亂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黄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以慶虎及之

慶虎與寅據國叛君其罪大矣楚實討而克之而以國殺為文何也葢陳侯不能正其罪而帥楚師

以臨之使役人懼楚而殺二慶故不得以討賊書
然觀陳蔡附楚尚能藉楚之力以制亂臣而魯臣
之逆節皆齊晉成之葢義亦有愧於楚矣及慶寅
以虎之罪而及之也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黄之出以二慶二慶死則黄之歸易矣自楚者因
楚力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納諸曲沃欒盈邑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胥午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胥午匿盈而飲其衆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孺子欒盈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衆之思

己

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舒

絳晉國都初欒盈佐魏莊子于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

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譖之欒郤為

徵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

十四年晉伐秦欒黶違荀偃命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行偃于中軍知悼

子少而聽于中行氏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

程鄭嬖于公鄭亦荀氏宗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

欒王鮒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

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王鮒固宮之有臺觀守備者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為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杞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有内應距之故為婦人服而入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欲强取之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

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隨隊遂超乘躍登獻子車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請所劫之至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己同心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諸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之後欒氏乘公門乘登宣子謂鞅曰矢

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用劍短兵接敵欲致死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戎車遇欒樂欒盈之族曰樂免之死將訟女于天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于弦也則乘槐本而覆欒樂車轢槐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魴氏族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公羊傳　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

盈挾齊援以入而不稱自齊潛入也不言叛非直

叛也刦衆以敵君直亂而已矣曲沃欒氏邑盈帥曲沃之甲以入晉而兵敗之後仍入曲沃蓋當時彊臣各以利誘其私屬背公死黨不復知有大義春秋據實以書見諸行事者可謂深切著明矣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齊始伐盟主

左傳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先驅前鋒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申驅次前軍傅摯申鮮虞之子也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御右貳廣上之登御

邢公盧蒲癸為右（貳廣公副車）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左翼曰啓）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右翼曰肱）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大殿後軍）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于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

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于何有言欲弒之以說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弒君之惡過于背盟主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自抑損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朝歌杜注屬汲郡今河南淇縣即古朝歌也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二隊分兵為二部孟門杜注晉隘道司馬貞曰在朝歌東北大行杜注山在河內郡北地理志在野王縣西北今河南河內縣即河內郡野王縣張武軍于熒庭張武軍謂築壘壁熒庭杜注晉地戍郫邵取而守之郫邵杜注晉邑封少水封晉尸以為京觀少水即瀋水也出今河南密縣古鄶城西北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平陰役在十八年）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趙勝趙旃之子）

（東陽杜注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今山東恩縣西北有東陽城晏氂齊大夫）

上書欒盈入曲沃而繼書齊侯伐晉則傳稱齊陰納盈信而有徵矣齊為平陰之役欲報晉而未有閒故陰納盈以亂其國因乘亂以伐之度晉方內難力有所不能及也其言遂何意主伐晉而伐衛以先之猶齊桓意在伐楚而侵蔡以先之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榆公羊穀梁作渝雍榆杜注晉地汲郡朝

歌縣東有雍城在今濬縣西南

左傳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公羊傳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

救者赴急之師次止也次于雍榆有所畏也不救則畏晉之討往救則畏齊之彊於是遲回觀望待其已去而後躡之也然則齊桓聶北之次豈異此歟蓋聶北之役先言次而後言救按兵待時卒能

救邢故以救終之雍榆之役先言救而後言次心持兩端緩不及事故以次終之

己卯仲孫速卒

左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訪于申豐曰（申豐季氏屬大夫）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必爾）乃止訪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為上賓）

既獻（已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酒樽既新復滌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通行為旅）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下）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家司馬正司馬）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閔馬父）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處）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也）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具燕饗之具）盡舍旃

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于公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為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不應立而立之則彼荷其恩故功力多也以臧氏為辭蓋譏之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

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擇才故以此答之）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害）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戾猶藥石之療疾）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己疾也）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傳　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

公鉏讐臧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為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辟穿藏也于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隧正除于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攻從甲士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魯南城東門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鑄杜注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令山東肥城縣有鑄鄉即漢蛇丘縣治也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

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大龜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為為己請遂自為也為自為請臧孫如防防臧孫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己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為戒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己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

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譖公與季孟于晉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

穀梁傳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正其有罪蘧伯玉曰不以道

事其君者其出乎

紇阿季氏擅廢立以取亡罪也以防不書者魯不知以是罪紇特以犯門斬關盟之故舊史唯紀其奔而聖人因之

晉人殺欒盈

左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公羊傳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穀梁傳惡之弗有也不言殺其大夫是不有之以為大夫

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故不言殺其大夫稱人者討賊之辭

齊侯襲莒

左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杜注莒邑在今山東莒州境傷股而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杜注莒地亦屬莒州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二子齊大夫宿且于隧狹路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蒲侯氏杜注近莒之邑莒子

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華周即華還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

乘人不備掩而取之曰襲齊侯還自伐晉而襲莒

無名之師盜賊之為耳不言遂問有事也

附録左傳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辟齊禍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順事恕施也

日講春秋解義卷四十二